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後官場現形記 第四回 趙青雲默識宦譜 餘寶光偷填官憑

話說趙青雲自從幫著王三太爺出來應酬，交識了吳城鎮上這一般文武官府，只見他們出必轎馬，衣必錦繡，食必山珍海饈，居必大廈高樓，前擁後衛，一呼百諾，烘烘烈烈，真個是享不盡的榮華，受不完的富貴。心上想著：人生在世總要顯親揚名，做一番事業，像他們這些人方不愧為男子漢大丈夫。我今日雖然承王三太爺另眼看待，與大眾伙計不同，就是將來把這大管事的位子讓給與我，弄到後來，還不是一個王三太爺罷了。挨門旁戶總不是個事，總得要打自立的主意才是正經。把這個念頭便成日成夜地存在心坎上，自己打起如意算盤。有一日，在街上看見新到任的參府遊街拜客，回來便在王三太爺面前連口連聲地稱贊說：「是這位新任參府，相貌魁梧，配上紅頂花翎，蟒袍補褂，騎在馬上儀表堂堂。前頭一對一對的親兵，頭紮包巾，身穿號褂，馬後跟著一群水晶頂帶貂尾的伴當，挺胸凸肚，耀武揚威。看這位參府年紀不過三四十歲，憑什麼本事就做到這麼大的官？真是福氣呢！」王三太爺道：「你羨慕他不？」青雲道：「我想他能享受今天這個福，不知以前打仗受了多少苦。常言道：『只見和尚打齋，不見和尚受戒』。我們空羨人家的眼前富貴，也要知人家的富貴是由辛苦得來的。如若不是拼著命去衝鋒打仗，那裡換得來現在的風光。」王三太爺道：「你能知道富貴是由辛苦中得來的這句話，就可見你的志向。要說這一伙紅頂花翎的老爺大人全是辛苦換來的榮華富貴，那也未必盡然。自從長毛作亂以來，除湖湘子弟不算外，單就我們安徽省皖北一帶，說起來從軍打仗的也不弱，是湖南保舉的提鎮。參游成千累萬，平靖之後，皇上家那裡用得完許多，這就要論命中有幸、有不幸了。有幸的，論功行賞，封妻蔭子，放實缺，當總統，又升官，又發財，一帆順風直往上爬。剋扣兵士的糧餉，擄擄百姓的銀錢，置田買產，建屋修房，一輩子享受不了。不幸的，雖然也是論功行賞，封妻蔭子，就是不得實缺去坐，沒有統領去當，懷裡偌大一個功名又不好去再當兵。從前在營的時候，還指望著搶劫過活，承平之後，沒有去搶劫，望著這紅藍頂子，飢的時候當不得飯吃，凍的時候換不得衣穿，遊手好閒不是流於餓竊，便是驅為賊盜。據我眼裡看的可也不在少數。前頭的汗馬功勞，今日個落花流水，想起來直頭寒心。但是老天不負苦心人，在他自家當初實受了刀槍炮彈的痛苦，換了一件鏡花水月的前程，固然得不償失，陰消過去。把這一包廢紙，留傳到子孫手裡，卻變了一張即兌的莊票。這話怎講？原來世界上偏有一種貪得無厭的人，有了幾個臭錢總是賺不夠，更要想他添多起來。或者是住在鄉下，難免受人的欺壓，想出要不受人的欺，還可以壓人法子。有的捐個監生，有的捐個從九品職銜，戴個銅頂子在頭上，混充鄉紳。但是這個芝麻前程，只可在三家村裡扛了出來，恫嚇恫嚇黃泥腿，穿草鞋的朋友。若是擱在府縣城中，就不能算件什麼東西。人為萬物之靈，就有人挖空心思，別開生面，想出新法，訪求同姓中有從前衝鋒打仗，保舉功名過的，獎札功牌，花上十兩、二十兩銀子，向那家買了過來，把自家名字改換了那死鬼的名字，再花上本錢，一道一道衙門打通進去，就可硬梆梆地出來。碰著錢力大，時運通，一樣地放實缺，當統領，賺元寶，誰敢說他個不字？你方才羨慕的這新任參府，年紀不過三四十歲，就做到這麼大的官，你還當真個他衝鋒過，打過仗，掙來的嗎？你須知道衝鋒打仗的是一個人，這耀武揚威的是一個人，不知道他花了幾個錢買的軍功保札，頂上名字，七鑽八鑽得了這缺來做。但是武營中，十有七八成是這樣子，卻不只他一個。大凡冒名頂替的，都是死的名字，故有個綽號叫做『鬼接頭』。」青雲聞聽，微微點首，又接著問道：「三太爺，這個話才把我的疑團打破了。我起初心裡著實地有點猜疑他們是天神下界，不然怎麼會年輕輕地就立了這麼多功業，保舉這麼大前程呢？照這樣說起來，這名器就不足貴重了。還有現任的二府年紀也不十分大，看他出來打的官銜牌並不是什麼三考出身，卻有什麼軍功，賞戴花翎，這些字樣自然也是在戰場上立過功的了。如沒立過功，怎麼能有軍功的銜牌。但他坐著轎子裡頭，文謔謔的樣子，要叫他去見了賊，恐怕跑都來不及，那裡還有膽量去打仗。未必官場中的人物全是『鬼接頭』不成？」王三太爺道：「你休要胡說，提防惹亂子，這冒名頂替是最乾禁例的，官場中事是紙糊老虎，不要穿破，穿破可了不得，上上下下的，叫『睜著一隻眼，閉著一隻眼』罷了。若要文官能替國家出力，像曾文正、胡文忠、李中堂，數得出幾個，其餘的還不是依親附戚，人情用事嗎！無福的戰死沙場，有福的收功帷幄。就是功名保到極頂，問他看見過打仗是什麼樣兒，我怕十個人裡頭回答得出來不過兩三個人，甚至至於打仗的地方在南邊，建功的人在北方，隔著十萬八千里，連賊的影子夢都夢不見，還說打什麼仗，建什麼功，無非是靠著人情、財力、運氣三項去欺騙那一個皇帝老子。那賞戴花翎在從前原是朝廷想的法子來哄騙這些拼命要體面的人，非有軍功，非有特恩，不能把這孔雀尾巴栽在頭上。近來開了各項捐輸，只要有錢，要戴什麼就可以買什麼戴，也就不稀罕了。不過拿錢買的，不好寫出買戴花翎，仍就打那賞戴花翎的招牌，其實賞字與買字的字體也爭差不多，賞字頭上多個小帽字，反不如買字大方呢！我想二府大老爺的軍功賞戴花翎，八成是捐輸買戴花翎，不過照舊寫法罷了。你疑惑是『鬼接頭』可弄錯了。然而天下的事無奇不有，自武邊變了『鬼接頭』的戲法出來，可以發財榮身。文邊的思想更靈，也有人想出新法，真是無獨有偶。常言道：一兩黃金四兩福。這黃金是要有福氣的方載得住，可見這黃金是一件最勢利的東西。人人心上愛他，個個心上想他，有的開典當，有的開票號，以至茶商、木客、鹽販子，無非事事在他身上盤算，但總是先要下一注大本，方能獲得些微利，想一口氣賺個十萬八萬卻有些難。自從開捐以來，生發出這件一本萬利的生意，誰不爭先恐後趕著去做。這又要應著大家迷信的一句『有命沒命』的話了。有命的，一篷風走到老來，有名有利，一世牛馬，萬代公侯。沒命的，巴巴給給，弄得一顆頂子戴在頭上，蹭蹭蹬蹬，顛顛倒倒，好不容易盼到剛要出頭的日子來了，卻七病八痛，九死一生模糊過去，後代兒孫捏著不中彩的一張白鴿票，望著他，哭說：『你老人家何不留幾個錢下來，與兒孫吃飯。要捐個勞什子，到如今弄得人財兩空。』可憐那薄命冤魂一靈不泯，飄流浪蕩，要尋著一個替代，一來借人的生氣發揚他的生前苦志，二來為兒孫收回幾文衣食之資。每年清明寒食，空見別家墳上紙錢麥飯鬧個不了，獨有自己一個土饅頭，冷冷淒淒，埋沒荒草。踏青的人還要饒舌說：『是這一堆土底下是做多了絕子滅孫的事，你看連祭奠的人都沒一個。自家果然做了一天官，落得生人笑罵，也還值得。奈何花了雪白的銀子出去，一些銅屑子都沒換進來，人家還說是做多了絕子滅孫的事。陰陽隔界有話難說，徒自嗟怨一回。神差鬼使恰巧就出了有命無錢，有才無力的人來，耳朵裡刮著一處什麼缺，選了某人，本人卻在籍病故。家中的人不知道做官的死了是要在衙門裡稟報身故的，沒有稟報，部裡還當是這個人沒死，久不領憑赴任，就有文書行查下來。這有命的人得了這機會，打聽死的人與本身年貌相同，又是一姓，馬上托出人來與喪家商量，頂上這個名字出去。喪家留著廢紙無用，樂得賣幾個現錢，兩得其便，成了交易。這種事情雖不及武邊的多，然卻不能為少。據我知道的，廣西〇〇縣、山西〇〇縣、江西〇〇縣，全是這個把戲，他們卻不叫『鬼接頭』，另外有個名字，叫『飛過海』。」

趙青雲聽王三太爺說了許多的典故，一一記在心裡，回到房來，又從頭至尾在心裡默記了一回，便上牀安宿。翻來覆去睡不安頓，重新起來，披上衣服，靠著枕頭，不覺迷迷糊糊地有人引他到一處地方，好似城隍廟一般。兩邊卻沒有塑那些牛頭馬面，當中擺著一面其大無比的銅鏡子，猶如水銀一般，通明透亮，照見自己，並不是現在的衣著。頭上戴的藍頂花翎，身上穿的蟒袍補褂，好不詫意。難道我趙青雲做了官不成？不然那裡得這樣榮耀的穿戴？正在疑惑不定，旁邊突地有一個人趕著一隻山羊跑來，將頭在身上一撞，那個尖而又彎的羊角穿入腹中，哎喲一聲驚醒。原是靠著枕頭上打盹，心上還是亂跳，出了一頭冷汗，用袖子揩乾，仍脫去衣服睡下。猜來猜去，不知這夢是吉是凶，一直看見窗子上顯出魚肚白顏色，方才朦朧睡去。次早起來，雖覺著身上有些困倦，仍是強打精神，辦號裡正事。而心窩裡頭卻一刻沒有空閒，千思萬想，忽然如有所悟，便寫了一封信，寄到桐城與他伯伯。等到回信來了，去在王三太爺面前說是：『他孀娘在家害病很沉重，姪兒自小蒙孀母撫育長大，現在聽見說患病利害，要想告一個月的假，回去看看孀娘』。王三太爺雖然是離青雲不得，無奈青雲說省視孀娘的心切，不好拂他孝思，只得應允，叫他看了孀娘的病，如好些不要緊，須要早點回來，不可盡著在屋裡耽擱，曉得我是一日離不開你的呢！青雲滿口答應，歸著行李，辭別王三太爺，轉回桐城，此一去，真如張僧繇畫龍破壁飛去。

話分兩頭，如今且說江南一個餘通判，名叫寶光，也是安徽人，少失父母，依靠著外公。他外公是個候補知縣，自從到江南省

一來，沒有當過一回差事，光景甚是為難，車馬衣服，不但講究不起，就是那一日三餐，不是有了上頓，便沒有了下頓。官場向來講勢利的，只有錦上添花，那有雪中送炭，誰還肯來周濟他。外公也就守著「君子固窮」的一句書，堅忍耐守，憑天吩咐。你想他外公窮得連飯都吃不飽，那裡還有錢來請先生教外孫讀書，只好由著他遊手好閒，飄流浪蕩。少年人知識初開，性情未定，失了教育，還有什麼好事幹得，未免有些不三不四的行徑。有時鬧到他外公面前，不過打一頓，罵一頓罷了。鬧到後來，越不成事，他外公氣得沒法，只是不准他出門，關在自己身邊，逼著他讀書認字。也是天無棄材，經他外公逼緊了兩三年，居然能夠提起筆來作那似通不通的文章。他外公也就很喜歡。只可憐薄命的女兒早亡，留下這一點精血，總想慢慢培植他出來，這也是人之恒情。無奈官運蹉跎，東托人情，西托人情，好不容易得了一個勸辦捐輸的差事。這差事又沒有薪水可支，只有十幾兩銀子的夫馬費，全靠捐的款項多，有個五釐頭回扣，正名字卻叫「五釐經費。」將來有個循常保舉，如勸捐巨款，還有一個特別的優獎。他外公奉了這差委，驕也不坐，馬也不騎，省出夫馬費來做公館的校過，勤勤懇懇，逢人說：「項辦了幾年，除去完賬贖當之外，也還積下了個千兒八百銀子，存著箱子底下，預備日後沒差事時的用度。」餘寶光幫著他外翁填填實收，收收捐款，他肯遇事留心，把一本捐例竟看得滾瓜爛熟，橫讀倒背。凡有生意上門，捐生開口說要捐什麼，他可不翻捐例，隨口應答。某項若干，某項若干，分釐毫忽，查對刻本章程，一絲不錯，他外公因此更加愛憐。

一天捐輸總局忽然行下一角公文，為的是限期已滿，通飭辦捐各員，將經手勸捐各項實收銀錢造冊掃解總局，以便匯齊咨部請獎。他外公奉到札文，即趕緊造冊報銷，所有勸捐的款項已是陸續批解上去，現在不過找解尾數，所領實收除填用之外，存有多少張，造具清冊，申送上去。照例請一個尋常勞績，算算收的捐款已過十萬，應該得特別獎賞，是免補知縣，以同知直隸州用。欣欣得意，便在太太的梳頭桌上，勻了半邊，攤開筆硯，草起報銷稿子，一五一十算所收的捐，共是幾萬、幾千、幾百、幾十、幾兩、幾錢、幾分、幾釐、幾毫、幾絲、幾忽、幾秒。頭批解過幾千、幾百、幾十、幾兩，二批解過幾萬、幾千、幾百、幾十、幾兩，三批解過幾百、幾十、幾兩。除三批解繳外，仍餘幾十、幾兩、幾錢、幾分、幾釐、幾毫、幾絲、幾秒，掃數批解無存。一一復算過了，數目與找解的尾子絲毫不差，折疊放好，又將實收的流水簿翻出，造起四柱清冊，是：

委辦順直捐輸委員，江蘇候補知縣，為造報事，今將卑職經募順直捐輸領用，空白實收，開具四柱清冊，呈送憲台，伏乞俯賜察核，須至冊者。

計開

舊管無項

新收：順直實官捐輸三聯空白實收三千張。

開出：填給捐生，順直實官捐輸，實收二千四百九十九張。另造花名清冊

實在：實存順直實官捐輸，空白實收五百零一張。隨文申繳

敲了敲算盤，大數不錯，又搬出一隻白皮箱來，掏出鑰匙，把鎖開脫，取出剩下沒填的空白實收，逐一檢點，只是五百張，放好箱內，把裁下來的照根，又從頭至尾數過，統共是二千四百九十九張，對對冊上數目，一些不差。獨有實在項下應該五百零一張，才合三千的總數，重新把箱子打開，取出那幾本空白實收，先點本頭卻是五本，然後一本一本，一張一張數來數去，依舊是整整五百張，並沒有零數，便有些毛骨悚然起來。難道數了夾張不成？但這訂現成的，一本是一百張，不能有多有少的。放心不下，捺住性兒，把所有裁下的照根及空白的實收用心加意地又數了一回，仍然合不得攏。心中好不發躁，想著總是自己數錯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偏要數他清楚。誰知心裡越急，手下越亂，起初只少一張，數到後來不是少了兩張，便是多了三張，九九歸一，是不對賬。把個老頭子急得容顏變色，手足冰冷，擡起兩根老鼠須，靠在椅子上氣喘吁吁，兩淚長流。自己埋怨怎麼這麼苦，在江南候補幾十年，好不容易得了這一個差事，巴巴結結當了兩年，公私總算順手，指望銷差之後，得個勞績，署一回缺，弄兩個棺材本錢回去罷了。偏偏地不料今日要鬧這個岔子出來。這一張實收到底什麼時候少的？又弄到什麼去處？不要裁的時候裁了夾張，便宜了捐生。若說當時把實收裁了夾張發給出去，這照根應該查得出的，怎麼照根又不錯呢？或者領的時候沒有數清楚，又是我親自過手的，斷斷不會。左思右想不得了。正如熱鍋裡螞蟻，行動不安。這一張紙沒有價值的，倘然造報出去，缺少一張，皇上的事是提起千金放下四兩，如若追究起來，真有性命之憂，想到絕處更一刻不能自容。短歎長吁一回，竟如呆子一樣。還是他太太看見老爺這副形景，便上前問道：「你因為什麼事急得這個樣兒？」他道：「太太，了不得了！大禍臨頭，死在旦夕。只對不起你，隨我受了幾十年的苦，愁鹽愁米，沒有過一天快活日子。我罪有應得，死而無怨，留下這一群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怎麼得了！」不住地嘍啣大哭，急得太太摸不著頭腦，不知為的那一門子事，看見這個樣兒當真是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，也就陪著哭了個不亦樂乎。停了一歇，忍住痛哭，問道：「老爺，你到底是為著什麼事？快明白說出來，大家聽聽，看有法子想沒有？你是急糊塗了。俗語說是『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』，或者事不要緊，有法子挽回也保不定。你先急壞了，真怎麼了？」說著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，又嗚咽個不了。他只是垂頭不答，望著大家翻白眼。太太、小姐、少爺東一句，西一句，偏要他把什麼不了的事說出來，大家好想法子。他被老婆、兒女逼不過了，嚥了一口氣，方才一五一十把數實收合不成數，缺少一張的事說了出來。太太接口道：「我怕是什麼大不得了的事，原是為著這個，有什麼要緊！」他道：「你婦人家曉得什麼！這比不得別的東西，缺少可以賠得出的，這是無價之物，倘若誤裁發出，別人得了去，填個道台，或是填個大花樣知縣，銀子就是上萬的數兒。總局是公事公辦，這一筆巨款就要著落在我身上。我一個窮候補，怎麼賠得起！雖說賺積了千多銀子，拿出來補平色都不夠。這還是小，倘若是有人陷害我，在上頭說句閒話，追問起來，更是不容分辯的。加我個捐輸舞弊罪名，那就可重、可輕，至輕也是個出口。我偌大年紀，還能到新疆、黑龍江去走一趟嗎？」說著又不住落下淚來。太太聽了有這樣的事，不由得也痛哭不了，抽抽咽咽地叫兒子、女兒：「你們去替爹爹仔仔細細再統統數一數，不要你爹爹急昏了，數差。」說著自己也站起身來，帶著兒女們分頭地數去，鬧得一片。還是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張。太太眉頭一皺，叫聲：「老爺，你這件事從沒有經過別人的手，自辦起頭一直到現在，都是你公孫兩個。叫寶光來問問，不要他弄錯了。」便吩咐老媽子，喊外孫少爺來。老媽子出去，一刻回來說：「外孫少爺打早起出去，連午飯都沒回來吃。」太太道：「叫王福去找他回來。」這裡少爺、小姐把一些實收歸好了，扶著老爺上牀躺下。

等到二更多天，寶光在外頭吃得爛醉回來，在外公房裡打個照面，躲到廂房去睡覺。太太看見他臉上像關老爺，一步三跌的，還能夠問他什麼。心中又氣又急，一言不發，由他睡去。等到明天再問。提心吊膽地扶持老爺，生恐怕又鬧別的故事。一夜到明何曾閉眼。等到第二天天亮了，就叫老媽把寶光喊起來，問他：「可還記得填實收的時候，有沒有裁出夾張去，現在數來數去，總是少了一張。你公公急得這個樣兒，昨天鬧得天翻地覆，你到高興出去，灌了一肚子黃湯回來躺屍。快想想，如果記得出來，那怕花幾個錢，向那人買回來。」寶光睜了一睜道：「等我想想。」又道：「誤發出去，想取回來，怕不容易呢！」太太道：「救你公公要緊，拿錢不上算罷了。」寶光道：「婆婆打算出多少錢？」太太道：「那還有便宜我們的。多則千八百，少則三五百。只要對數兒，讓你公公平安無事銷了差，我沒錢，當賣都說不了。你不要盡著說閒話，快些想呀！」寶光點點頭，不慌不忙走上前來，跪在他外公跟前，雙手抱住外公的腿，未曾說話，先流下淚來。他外公、外婆還當是他誤裁夾張出去，要求寬恕他的疏忽。太太道：「你不要這樣。你果真是裁出夾張，只要記得清楚是發給什麼人，我們去央求他，或是花錢買回來。」寶光搖搖頭，又叫了一聲：「我的親公公，想外孫三歲失母，四歲喪父，若不是公公、婆婆撫著，那裡能夠長得這麼大。外孫千不好，萬不好，總求公公婆婆看著死的父母面上，外孫有句話，總求公公、婆婆許允了外孫才敢說。」他外公道：「有什麼話快說，我總可以答應你的。」寶光道：「公公答應就是外孫的萬幸。」太太急道：「答應。你說罷。」寶光拭乾眼淚說道：「就是公公缺數的一張實收，一不是公公數錯，二不是裁了夾張，實在是外孫心裡想著，今年已經是上二十歲的人了，一事不成。公公若大年紀，外孫不能盡點孝道，還要累著公公吃穿，問心著實不安。千思萬慮，無計可出，看著三親四戚個個爭利成名，一不經商，一不作賈，都是在官場中生發

出來。外孫自己度量自己文提不起筆，武開不開弓，作農無田可耕，經商無本可墊，只有做官這個把戲，自己還可以耍得來。公公現成辦著捐輸，是外孫一時荒唐，填了一張通判實收，雖然沒有稟知外公，然外孫卻有一層用意。現在天天在外頭忙碌，正為張羅引見的款子，原想引見到省，混一兩個差事到手，先把這筆捐款歸上。不料捐輸限期不早不遲，又要滿了，立刻造報，使外孫措手不及，連累公公著急。」說著便在懷中掏出實收呈與他外公。年貌、三代、履歷、官職皆已填得現現成成，核計數目，卻只有一千多銀子。他外公看見這一張實收，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，一張癩嘴合不攏來，頭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突出，只管望著寶光。寶光又含著淚說道：「外孫這事已是出之萬不得已。外公有恩在先，總要求終始成全了外孫，將來有出頭日子，飲水思源，總不忘了外公。」太太在旁說道：「寶光，你做事也太冒失了！可憐你公公辛辛苦苦，辦這回捐輸，能有幾個錢多餘？就是你要捐官，也得先同你公公商量商量。你公公就是你一個外孫子，自奶抱裡撫了這麼大，眼巴巴地望你成人。捐官是正經事，沒有不答應你的，你偷雞摸狗的脾氣，到大不改。你知道填了實收去不要緊，禁不起把你公公急殺了。他若大年紀，倘然急出了個三長四短，可怎麼了！」寶光低聲下氣朝著太太高一聲婆婆，低一聲婆婆，喊了個親熱蜜甜：「千差萬錯總是外孫該死。既已填了，悔也悔不轉來，還要求公公、婆婆看破點，譬如當初誤裁給人，現在拿錢問人家懇情，還保不住買得回，買不回，率性成全了外孫，將來好好孝順你兩位老人家。」太太氣憤憤地還在那裡訴說，他外公那邊歎了一聲長氣說：「太太，你也不必同這畜生嘔氣了，算是我前世少欠他的，今世該還他這一千多銀子的捐款。划算我這幾年餘積下來的，差不多也彌補得上，只當沒有當這差事罷了，就成全他的功名，也不必再多說了。」寶光聽見他外公這樣說法，猶如奉到九天綸音一般，不住地磕響頭說：「公公，婆婆，有這樣大恩，外孫今世報答不上，下世變狗變馬都要報的。」他外公說：「寶光，你現在雖然官是捐了，還要引見費同免捐、免保舉二項，也得二三吊銀子，我可不能再替你想法子。你人大志大，我這裡也不能再容留你，你快快去，自己乾自己事，能引見出來，好好地做去作，興還有見面日子。如若仍舊是這樣，沒有長進，可永世不要見我的面了。」回過頭去與太太說話，再也不來理他。寶光磕了頭起來，搭訕著卷了行李，自己去了。太太埋怨著老爺道：「寶光這孩子都是你平常嬌縱慣了，今天好，拿你這老命來弄著玩兒。這一去，我看他成則為王，要敗就不可問了。」老爺道：「我何曾嬌縱他，不過是可憐前頭太太，只生了他媽一個，又偏偏短命死了，就留下這一點真血肉。他自家心想作官，也是他狗運，碰著這個機會，落得成全他，就是把他立斃杖下，也是枉然。太太你也不要再提起這事了。」太太冷笑了一聲，也不往下再說。要知餘寶光向哪裡去，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